

訪東吳大學中東歐教研中心張家銘主任

採訪人：藍健民

摘記：鄭光伶

談到歐洲，大部分的人都會把目光投向西歐，這當然有其原因。然而對於中、東歐的部分，近年來貴中心也在默默的耕耘進行研究，這是個可喜的現象。可否請您談談貴中心的組織、目前研究的現況、成果以及未來的目標？

談到近兩年成立的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之所以與中東歐產生淵源，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第一個階段的個人經驗時期，至第二階段則是開始進入制度化的時期。

第一階段可以追溯至1996年12月，我受邀至東京參加一項由來自十四國專家學者所參與的比較研究，其中出席的亞洲國家共四國，其餘十位學者來自歐洲，在此因緣際會下，我加入了一個由日本學者發起的有關於工會與勞動的研究，因此接觸到了歐洲國家的研究團隊，並於日後數次到歐洲參與研討會議。其中一次便是在斯洛伐克舉行，經過這些會議，我認識了許多來自中東歐的學者專家。更進一步的往來，是在1997年8月，我們組織帶領23位學生到捷克布拉格，參加了一個為期兩週的台日捷三方的學生交流活動，從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在這次與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學系的交流後，我受日本研究中東歐專家石川晃弘教授的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他所領導的日本團隊，進行關於中東歐的研究計畫至斯洛伐克進行考察。此後

直到1999年，許多到日本訪問的中東歐學者皆會順道來台灣訪問，並至東吳大學社會系進行演講，與我們持續交流。

1999年我逐漸對中東歐的文化產生興趣，便利用暑假至捷克的大學參加語言文化班，學習並體驗當地的文化。2001年我有機會赴波蘭，參加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並更加頻繁地接觸了中東歐學者，中間雖經幾年的中斷，但2006年起，又有了新的變化：當時東吳大學校長劉兆玄先生，要求每個院系必須擁有自己的特色及學術品牌，當時我們系上在提出的幾個方向皆被否決後，最後以中東歐研究這個領域，出乎意料地得到校長的支持與認可，理由是當時國內並無任何專門研究此領域的學術單位，現有歐洲研究所大多偏重於西歐及歐盟研究，或以俄羅斯為研究重心，對於中東歐這一塊並沒有太多著墨，亦可說是一塊學術的處女地；再者，由於系上的老師過去便與中東歐有密切的來往，於是我們便利用教育部的教學卓越補助支持中東歐教學暨國際合作計畫。

這個計畫補助之下，輔以校方為後盾，我們一方面補助師生赴當地進行交流研究，另一方面每年邀請二至四位當地專家學者到台灣做短期的訪問教學。同時亦配合此教學計畫，於大學部及碩士班開設相關課程，在我開設的「中東歐文化與社會」課程中，為配合教學國際化，特別安排二至四位國外的學者，包括來自匈牙利、捷克、日本等地，以及國內各大學少數研究中東歐的專

家，輔以系上老師的帶領，以接力方式合力開出課程；在校內，我們也得到院內的支持，順利成立了院級的「中東歐研究室」。

此外，我們也開始集合院內及國內外專家學者，定期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包括已連續舉辦三年的中東歐社會週，進行一系列中東歐相關活動，內容相當多元，包含學術、文學、電影、文化等，並逐步建立了資料庫與充實網站。隨後系裡也成立了「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作為相對的配合。此中心成立後，更與院內的研究室積極配合，在最近的四年中，每個學期皆開設二至三門與中東歐相關的課程。此外，也廣邀其他系所或是國外專家至系上開設與中東歐相關的課程，如我們曾邀請過日本的專家石川晃弘教授客座教學一年半的時間，教授當地語言與文化。

除了教學外，研究部份也相當有成果。目前共有四個研究進行中：第一是研究捷克與斯洛伐克公民社會的形成，特別著重非政府、非營利組織運作；第二個研究是對於台灣與中歐國家－特別是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地方社會發展比較，選擇台灣的新竹、九份金瓜石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城鎮做比較，這三個國家的城鎮，過去都是所謂的礦城，曾經盛極一時而後沒落，但經過積極的轉型後，成為著名的觀光旅遊城市，以此做比較與互相參考；第三個研究，是探討中東歐當地人們的歷史記憶與社會認同的問題，尤其是年輕世代對歷史本身的看法與記憶，以及他們對社會國家的認同等；第四個研究，是探討台商於中東歐國家的全球化佈局與歷程、投資考量、如何進入當地社會以及如何在地融合。

我們秉持教學與研究兩方面並進的理念，目前亦正申請雙邊合作計畫，主要是台－捷的合作計畫，之後也希望能推動台灣與波蘭、斯洛伐克等國的合作計劃案。此外，亦有推廣與交流這部

份的努力。以交流來說，過去十幾年間曾邀請了不少中東歐學者來參訪或短期講學，以這學期為例，特地邀請波蘭華沙人文大學的創辦人Jadwiga KORALEWICZ教授來演說，並簽下兩校的交流合作協定。本校跟中歐國家簽署姊妹校的合作協訂，包括與斯洛伐克裴瑞秀大學簽有備忘錄、波蘭華沙人文大學的姊妹校締結，目前也與捷克的大學接洽中。同時我們也促成了學生的交換與交流，去年就有一位學生赴斯洛伐克參加暑期語言班後停留該國繼續學習一年，並有兩位獲得捷克政府獎學金的學生剛結束暑期短期語言文化班的課程，此外尚有兩位分別獲得捷克與波蘭政府獎學金的交換生，進行十個月至一年的學習。

我們在研究、教學、交流與活動推廣等各方面投入大量的心力，務求能全方位發展。過去因為偏向學術教育與社會文化方面切入中東歐議題，所以交往的對象多為當地的相關機構，但是政治經濟方面是必然會碰觸到的部份。最近兩年，我們與駐中東歐當地的外館有比較密切的連絡，以便了解當地台商的投資情況、策略及招商的建議，此外，也探討異（跨）文化管理的問題，雖然這些交流與研究有學術上的需求，但同時也必須務實，才能進而應用於其他領域，如培養可於當地進行商業工作的人才，需要能嫻熟地使用當地語言及文化，以迎合彼此的需求。

請問中、東歐的研究有何重要性？

從政治方面來說，過去我們偏重於美國、日本，對歐洲方面相對忽略，更別說中東歐這一塊了，但從1989年後，整個中東歐的民主化過程進行地非常快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視，不僅歐洲，甚至美國與日本皆是，更具體來說，2004年，中歐的八個國家加入歐盟後，在政治力量

上，可視為台灣進入歐盟的關鍵起點。但為何不是透過歐盟的重要國家（如法國、德國），而是透過中東歐國家呢？

第一，以地理位置來說，中東歐位於歐洲的心臟，為真正處在歐洲最中心地帶。

第二，這些國家相對較小，其歷史背景亦與台灣較相近，也就是說，我們同樣算是弱小國家，並曾經被殖民，所以他們比較能夠同情、理解我們的狀況。從政治考量，這些國家要比大國對我們更友善，彼此處於更有平等互動的交流位置。例如，當年連戰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時，捷克總統哈維爾先生曾邀請他出訪，這在歐洲其他大國是很難見到的，當時中共雖嚴詞抗議，但是捷克仍不改初衷。今年九月，我們隨國科會主委李羅權先生組團前往捷克與斯洛伐克進行科學與學術交流，當時受訪國的教育部長以及科學發展部長等都親自接見，最高的研究機構如科學院等也以高規格接待，這樣的情形在西歐是很罕見的。這些友善的互動足可讓我們將中歐國家視為進入歐盟的重要門戶。

第三，從經貿上看，中東歐同樣也是台商及台灣產品進入歐盟的重要窗口與跳板，為了進入歐盟市場卡位與取得經營的門票，許多國際廠商從荷蘭、英國搬到捷克、匈牙利，因為這裡人工與辦公成本較便宜，且可減免關稅。

第四，中歐不僅可視為佈局歐盟國家的重要窗口，更可藉此開發其他中東歐或鄰近多國的市場，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往東可至白俄羅斯、烏克蘭、喬治亞等國，這一塊大市場目前是台商佈局相當關鍵的一站，往東、往西、往南都可以延伸。

第五，就中東歐社會傳統上來說，歷史複雜、擁有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但是族群彼此相容共存，相安無事，他們的多元化社會沒有太大

的衝突和問題，值得借鑑和學習。此外，其地方社會的公民組織與市民的參與非常活躍，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與探討其價值觀、社會認同等。

最後，中東歐於文化、藝術、建築、文學與音樂等方面都是非常突出又具有特色，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如歷史文化的保存與維護，在捷克、波蘭、斯洛伐克等小小的國家裡，就保存不少的世界文化遺產，值得我們深究並探討，現在於台灣風行的文化資產之維護與保存、歷史記憶的保留、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等，都給我們許多啟發。

我們如何觀察中、東歐的變化（特別是1989年中、東歐劇變之後）？歐盟東擴後，有人大膽預測未來中、東歐將會在國際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從傳統的角度看，中東歐重返歐洲是自然的過程，地域上雖然過去有多次分裂，甚至有些地區曾淪於鐵幕，但是就歷史及文化傳統等方面觀察，中東歐其實是很典型的歐洲一部份，只是過去地理上被切分開來。2004年，中東歐多個國家重新加入歐盟後，才真正地回歸歐洲。但是所謂回歸歐洲，並不表示接下來他們將與歐盟其他國家意見一致，或是聽命於歐盟的強大國家，這些小國家漸漸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並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像這兩年歐盟的執委會主席輪到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例如捷克總統—對於歐盟的部分決議與援助行動都有自己的意見，比如針對西班牙的農業補助案。為什麼這些國家可以擁有不同的主張和看法，而這些意見也成為歐盟國家間重要的議題並被重視？是因為他們與日遽增的重要性，經過將近20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等國的發展，相對來說是較快較好的，許多方面

已經跟台灣差不多，甚至超越台灣，中東歐的國家正慢慢展現其實力，所以在歐盟的影響力與發言權也相對提高。

這樣說並不是意味中東歐國家將取代傳統大國，整個歐盟的東擴以及這些國家的加入，對整個歐盟的運作是添加更多元、更民主化的元素。於是我們可以很樂觀的預測，中東歐將在國際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其可成為歐盟中強權大國的衛星，使歐盟可往更邊陲的地方擴展，如東南歐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未來可能更多國家會加入歐盟。

目前中東歐國家作為中介，有其重要性，並形成多角關係的運作。比如針對烏克蘭與白俄羅斯，歐盟要施多少力量去支持其地方政府及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歐盟又要如何進入這些更落後的地區呢？勢必得透過傳統上與這些地區緊鄰、有密切關係的中東歐國家了。

我們可以從中、東歐的研究或其歷史、文化的部分學到什麼東西？您認為這方面的研究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您如何突破？

中東歐在許多領域是有其領先他國的優異之處，以醫學方面來說，其運動復健方面的研究是相當專門的，而重工業如汽車製造業，亦擁有可自產引擎的實力，此外，其發展已久的社會學傳統，早已影響美國極深，許多芝加哥學派的學者都是波蘭裔。中東歐與台灣有許多互補之處，加上兩邊關係相對平等，由於過去都是小國家，也都是戰爭下較為弱勢的一方，故較可以同情理解彼此的立場。

以研究中東歐來說，日本人很早就開始這方面的努力，他們的外交部亦給予許多經費上的支持與協助，此外，日本有許多民間的團體、基金會等支持這方面的研究。日本有一個專門研究

中東歐非政府組織的基金會，本中心曾邀請其副執行長南里隆宏先生至台灣進行座談，瞭解他們為什麼要花費龐大經費於中東歐當地設點研究，並進行補助工作，原來此舉是要將日本的民主化及經濟發展的經驗傳輸給中東歐國家，這樣類型的民間基金會在台灣實在是少見，目前中東歐相關的研究計畫只能在國科會經費下進行。日本許多大企業都設有基金會，他們針對許多國家－包括中東歐－鼓勵學術研究活動，並鼓勵其研究日本，只要提出的申請案通過，便可獲得三個月至半年的經費補助。由於日本早台灣十幾年便進行產業外移，所以日本的電子電機產業工會，包括家電等製造大廠皆在中東歐設廠，企業在進行產業外移的同時，也需要深入了解當地的勞工特性與社會背景等各方面問題，透過這樣的結合來達到此一目標。台灣則不然，並沒有學者比業界先行研究該地的背景與社會的習慣。學術研究當然有其學術目標，但也可以是與政治經濟結合的。這方面日本的做法相當先進，值得我們借鏡。

日本學者的作法為深入當地社會，甚為常見他們可流利使用當地語言，國內學術界還沒有辦法這樣發展，由於過去把語言文學與社會文化方面切分開來，沒有緊密的結合，也沒有到當地建立人脈及資料庫，故對我們來說，語言是最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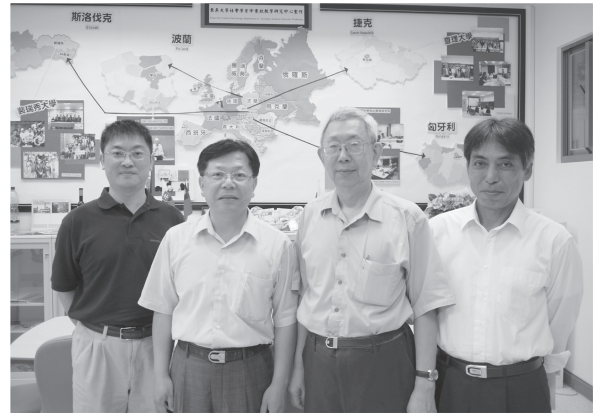


波蘭華沙人文大學創辦人Jadwiga KORALEWICZ教授應邀在東吳大學演講。

問題，致於無法與當地學者做密切的互動，也很難打入當地的社會，影響很多資料的蒐集。

另外，以留學中東歐的情況看來，社會學專業目前僅有兩位從中東歐國家取得博士，現在都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授課，當然學醫的人數也不少，亦有部份學生攻讀語言、藝術、建築等領域。光就社會學科目來說，人數還是相當稀少，我們目前的策略為定點突破，先主攻社會學領域，透過社會文化的研究強調深入當地社會，並進行長時間停留的參訪，務求深入當地社會，並希望可以結合國內其他歐洲研究所將這個風氣帶領起來。經過這一兩年的發展，中東歐教學與研究的成果逐漸展現，不少任教他校相關領域老師都樂於在這一塊領域共同耕耘。

現在，本中心與駐中東歐國家的外館合作良好，由於我們目前已在此領域著力甚深，外館相當樂意協助我們與當地交流，將學術與經濟、現實方面做進一步的結合，雙方彼此協助，促進台灣與中東歐國家雙邊的友好關係。



吳炫三的「熱情與執著」

其實，這是畫家吳炫三在佛光山道場演講的題目，應該也是他的心情故事吧。

十多年不見，吳炫三看來是胖了。對一個人來說，十年可以發生很多事，吳炫三自然也不例外……

那時，他在畢卡索博物館旁有個工作室，但大部分時間他並不住在那裡。那段時間他不是住在台灣，便是在非洲尋求靈感。當然他也常到巴黎舉行畫展，並廣交各界朋友。

透過演講，吳炫三敘述著他的成長過程，也透露出他一生作為畫家所堅持的理念。他生長在宜蘭羅東鄉下，小時候因放牛而養成了觀察大自然的習慣，他認為大自然是一個豐富的寶藏，人應該向大自然學習謙卑，並從中獲取智慧與「美」的觀念。他說：別人總認為他是因為遇到貴人，才得以迅速成名。其實，他說這是因為他自小在家庭教育中所養成的尊重長輩的習慣，並且時時對人懷著感恩的心情。他說他喜歡紅色，那代表快樂、希望與向上的力量。他有機會做官，但是出於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他仍然選擇目前的道路、無怨無悔。他認為一個人只要了解自己，能夠作自己喜歡作的事，便是一個幸福的人。

他的演講似乎有一股魅力，讓聽眾陶醉在他豐富的語言與獨特的生命經驗中。

十餘年後再度「見」到吳炫三，不是面對面，而是在電視上。那是一幅既熟悉而又有點陌生的面孔。（文／立力）